



濂溪集卷之五

附錄

道州建先生祠記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昏會
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
是時濂溪先生寔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
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
稱為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
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

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不
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
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支淵源以孔孟
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
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
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
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
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
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達

又有頗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
生文士自峻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
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
無所與於書者於是其有異端者乘間而入
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
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
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
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
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

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疏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批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恂所建至於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彌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謁記杖

謂先生之祠先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
在春陵尤所當先考趙侯之舉知急務矣
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
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
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道州故居先生祠記

章穎

一元之氣運乎機緘不露之間而自生自
色發達萌動有聲者鳴有根者莖雖未著
形色莫不各具條理及其匪刻雕而能
畢陳推其由來不待深智此二程先生
學所以擴充而益自光大者也程氏之門
或謂程先生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意
聖學夫以地之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
心手相授此殆有以推移左右於其中不
然則夫自漢唐以來數千百年天之所以
用力者猶有幾乎二程先生以所得者觀
天下孔孟之教絕而復續冰其涯涘升其
堂與夫豈無有弊疵然淑諸人者深貽之

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之太極一
圖不爲祕書四十一章不爲約仲尼顏子
樂處一語不爲不富也先生故居在營道
穎嘗至濂溪之項見其耕鋤者無慢容講
學者有高趣周氏之松楸弗剪焉自郡未
新祠宇時士人胡元鼎已近其遺址創舍
設象懼其弗壯以久也則又謀諸於官與
鄉之善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云曹義
太初孟坦中歐陽頌之思益大之言不約
而同費弗強而具七月朔始工再挾日而
成太守趙公善言聞而嘉之爲揭其祠夫
春陵之人其於先生朝夕注乎心目之間
雖弗祠猶敬也况今再拜之所弗隘而脩
容有其地故事郡官以春秋祠旣列州縣
俾弟子員往展謁其先塋因復祠益俾後
此者知所景仰以脩乎其身而風乎其邦
則先生之所以望於後學者得而學者之
於先生豈但斯須之成而已哉堂暨門爲

屋二十有四楹助費者姓名列之石之左
淳熙七年八月日教授章穎記

道州濂溪日記

章穎

郡既爲周先生建祠堂南軒張實文記之
太守直閣趙公他日曰濂溪有先塋在獨
無樵牧之扞乎未幾有民周與何田訟者
二十年矣與甲則乙訢與乙則甲訢謂不
得直公令有司以案牘來累日吏抱持文
書或云得甲則公一覽斥撫凡曰得之

蓋舊檢乃有濂溪俸永州時公牒云有田
若干舊以私具得爲先塋守者資族子當
勿預苟墻垣固松楸勿翦守者世獲弗易
也其後守者眠周輿物故壻又代徙他處
田周與何更有之周則先生之族何乃先
生所自出甥得有舅家田自有法以永州
公撤從事則周氏子固不得有况甥可乎
辯牒文書則有營道所給憑文付周輿者
用治平新銅符按舊左驗皆合即取田之

非永州文所云者以與何餘即從其初穎
因休暇敏漫齋公具請若前示所判數百
言皆出前後數公意表如檄營道丞周必
端往濂溪以田畀近塋者田籍與營道舊
文同藏學宮歲以租倉升斗代輸省賦守
塋者李得田耕終年不聞吏呼守畧宜厯
且令先生江州後裔亦聞之先生學造太
極先其爲先家計宜遠歷百餘年始遇一
賢太守遇亦非

南郡章穎記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爲濂溪周先生
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
章十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
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
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
而祭于社寧遠雖最爾邑而先生之流風
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

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
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人道要有三曰父曰
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
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
又得堯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
度紀綱猶可槩見大抵合以并牧聯以比
間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得
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
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

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迫於
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鄒天民
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
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
民之散已二三百則雖以孔孟之道而
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
之同體俵俵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
其徒類面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
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

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
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
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
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
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
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爲權利
則術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
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
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
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
二程子張子推而六之扶持綿延以開中
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倚
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
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
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
聖賢之書而虞初禪官矣虛無道之害也

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明土木矣權利誼
之嘉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
詞章伎之小也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
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
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家而祠之尸而祝
之也然而民旣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旣散
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
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日孔孟之心於千
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
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
生初見二程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
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嗚呼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
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
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
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
而不至失望焉資政殿大學士前簽書樞
密院事魏了翁撰

永州州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
悅廼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
日借通判州事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
曰未雖卜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
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
皆旣建祠于學宮矣推濂溪周先生嘉祐
中嘗倅此州而獨去有以表出之豈所以
爲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劉安
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數宇之東廡
先生祠前通判武岡方公疇以書走九
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浚
宰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
密旣成屬栻爲記栻以晚生屬辭不獲敬
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願字茂叔春
陵人歷官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
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
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

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
試嘗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掾
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
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
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
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
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
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
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
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
誠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
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
斯祠者觀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
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
子之所樂者矣

韶州先生祠記

朱熹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天無
用語人者不及天而人無本尊下學者不

知上達而帶於形迹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慾熾道學不傳而弊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泯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

熙寧中爲廣南東路刑獄公事而治
於韶先究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
乾道中申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
然永懷如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
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
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
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
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
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擇奠之明日則
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稱以爲未也則又
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
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
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
少浮華可與進夫吾者蓋有張文獻余襄
公之遺風焉予嘗覽遠而未有先生君子
之教以爲之其長教養存石世大賢來官
其地亦未聞有建堂於此而得其學之
傳者此周侯之所爲也

以奉承之而不棄也今既訖事而德
明亦將去矣夫天子幸而序之一言
庶幾乎亦以之為侯之志是則德明之
願而諸生之幸也夫嘗以其學講于某
者因不復辭而輒為論者先生唱明道學
之功以視詔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
方又記其作與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子祠記
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
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而不離乎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
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
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
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
事則謹刑一節尤為深切著明夫明刑以
弼五教制政以教祇德自古聖人輕重毫
髮必致其謹諸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

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
同胞同體視之如傷于以全人性之天則
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辨
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
以洗寃澤物爲已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
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
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
肅去子之春生也深溪萬物民死於石爲
之減硯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於瘴爲之
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
脚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
健斧之將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
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于丹
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異改祠
于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
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怛然曰相江之
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
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

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汎掃舊宇而
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
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羹墻之思
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
知昧元公於抗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竊
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
爲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
所繫也爲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來
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
不敬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
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
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
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
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
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
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
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
也非特爲曲江之地將以爲天下立心立

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
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又有
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
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推
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
所志未易量云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張棧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
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

夫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乃以
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
貽其書友人張棧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
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于益爲我
記其意棧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
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
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
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
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

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能及也蓋之意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象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杖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偏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寔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愧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望於來者之意乎

南安軍司理廳先生祠堂記

宋陳宗禮

濂溪先生周元公祠堂無處不有發揮道統之傳而爲之紀述者簡編旣富矣惟南安秋官廳實先生蒞官之所存其崇遺愛存焉河南二程夫子遵父之命執經問道於斯得舜暉詠歸之趣至今猶可想見於是焉爲之祠尤非他處汎泛遙敬之比先是

設像于官廨之門外也已不足以揭虔歲
久解圯祠亦荒涼咸淳三年趙若孟適來
守是邦因地懷人欽崇惟謹迺先葺舊廨
而新之奉先生像于廨之左昔之頽垣敗
屋轉而大楹傑棟過者起敬善類忻躍乃
走千里請爲文以記之竊惟官有冗暇事
有精拙世變歧而二之然有道君子不以
此加軒輊也理官以明刑爲職自謂較出
入比輕重於法律而性命道德之學爲
預焉間有置心冲漠游意太虛責以審
稽貌則鄙之曰是俗塵也是吏職也吾何
屑於是惟濂溪先生以光風霽月之標來
任典獄防民之事既不土苴厥職暇則與
其徒講求天地萬物混而闢一而萬之理
以脉絡乎聖賢千載之傳豈不體用並該
本末具舉也乎遠稽正範固未易一一推
然庭前之草生意我同水中之蓮淨植我
似旣無一物非我則居官之際豈肯以人

命輕用國法又豈肯上下其手以奉上官
喜怒居是官也禮是祠也必盡心焉以廣
天地好生之大德則徃哲之風可紹而賢
太守所以興起墜典不為無益矣授筆而
書何故不肅初鳩工於四月辛未告成於
七月庚戌為費一萬錢

濂溪集卷之五終

濂溪集卷之六

祭文

惟公闡明道學上契古先指授圖書下開
統緒功紹六籍名垂兩間體魄攸藏光霽
如在茲維仲春薦秋是寄駿奔敢後嚮徃彌深

又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臣于洪論父之執賢莫
如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

皆傾公貳末州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
憂患主簿江西公使于南視公如得豈進
之貪二十年間垂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
翰寫廬山之麓是日九江皆非土人來寓
其邦此願彼期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爭
公子嗚呼公之平生耻不明時壅培浸灌
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乃比
侯傳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
尋尺于征民察必慘自病易州謂宜復神

遠拚一丘公之於人惇篤又長有志
孰聞不傷况如不肯辱公知厚通家之密
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情長韻短
續以漣而

又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
有八日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
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魚袋

朱熹謹遺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
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於皇道體海
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為宗秦漢以還名
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
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
嚴貌像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
然于秉出金少府往佐其攻爰俾諸生敬
陳一酌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又

王

洙泗迹逝大義乖違賢哲篤生文明應奎
濂水之源一倡月岩之光遂輝意思發泄
於庭草道體灼見乎精微闡百代圖書之
秘啓千載人心之迷二程從之道學復恢
偉哉有功於聖門來今丕獲乎依歸有祠
翼翼享祀維時光霽如在庶以慰吾人仰
止之私

又

李夢陽

嗚呼孔孟殂言湮聖迹六經僅存異端

爲敵天產夫子起自南夷繼絕開來文乎
在茲圖書啓秘我明我聰譬晦而旦江河
地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跡幽自彼
魯鄒匪我獨遭峩峩廬山公遊而棲爰墓
爰祠百世是師夢陽沐馨研柏年逾三紀
志銳質劣無成內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
過公里阡汗顏徬徨式備厥明以奠以祀
品豐于豆我酒伊旨誰其配之二程夫子
濬深貫奧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化髦士

尚

奉安祠文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
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
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
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
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
蒙咨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於百有二
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宮并

以明道先生伊川先生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謹告

書院開講祝文

趙崇憲

孔孟既歿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來則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灤溪之湄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兼復其堂宇之左偏築築為學舍二十六區

先生之業惟先生陔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學丕遂僕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告文

周冕

惟我鼻祖宋儒先覺克承鄒魯以啓河洛壯則宦遊南康於則安厝廬岳歷代加增有功道學迨至

聖明崇德象賈子孫襲爵尋今承檄召來

自鄉國祀守先隴孝思維則遠具脯醢肅
將牲帛羞竭衷忱敬陳幽宅神若永存庶
知歆格以鼻祖妣陸氏縉雲縣君蒲氏德
清縣尹侑食尚饗

詩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博 傳者

古人務樂善見士即推轂今也多忌才對
面遠賢蜀顧子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
芳題題示新歲味味什心德高論佳誌

景從經義許印事詩章容往復荷公對書
語玳瑁變良玉一遣几席來羲娥變昏旭
遠聞落帽節賓朋相追逐剝摘籬下黃痛
飲杯中醪清談已忘倦佳篇又相勗畢力
爲徒弟強勉攀高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
可獨首願策疲蹇助公施蓋蓄舒張太平
策散作蒼生福此忘答此惠庶幾不忝辱

題濂溪

潘輿嗣

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

結林泉友一溪東南來漱澗翠波走清響
動靈粹寒光生玉牖峩峩雙劍峯隱隱插
斗丰踈雲互明晦嵐翠相妍醜恍疑坐中
客即是關門吏爲歌紫芝曲更擊秦人缶
宵然忘得喪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休
光動林藪得非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斷鼻
固未免安能混真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
五柳皎皎谷中士願言與君壽殷勤復懇

題周茂叔濂溪書堂

趙抃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
處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垢毫髮
難遁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牕勝絕甚
圖繪固無風穴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
右一堂不爲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爲隘
有尊足以羹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真靜
正於俗邁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
孕清德遊泳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

說兌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第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
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
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
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
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零陵通判廳事後作堂于以康功名

之仍賦鄙句

知郡胡

政拙催科永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邦人
復嗣海沂歌倉廩雖空閭里有功成歸去
朝日邊吏闕虛堂得晝眠後圃好花初着
土前簷新竹已參天貔貅米飽軍須急赤
子如魚釜中泣若知王業在農桑國勢何
勞憂岌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五
馬隨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

此詩年表以爲
五峯胡宏所作

題濂溪

天台林煥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
豈惟溪泉濂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
萬古師坡云廉退乃一隅有室旣樂賦以
拙有溪何減名之愚水性本清撓則濁人
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
者猶如夢之覺

乙巳歲除日收茂叔武昌惠書知已
赴官零陵因偶成奉寄 蒲宗孟

有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
篇來起予瀟湘流水濶巫峽暮雲疎不得
從容去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顏鄉間接營道風
物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二亭誰往還不知
處與未二郡孰安閒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
聽鷓鴣啼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
春日靜何似在濂溪

春日江上懷未侔周茂叔虞部任大中
監州來陵去遠自立江千煙浪三湘濶風
帆八月寒不聞求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
濂溪上歸因作釣竿

山圯紀行二首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
康郡四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
遺像于澄請爲諸人說太極圖
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濂溪

設席于光風霽月之亭

朱熹

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
堂唯四壁竦瞻德容粹跪薦寒流碧幸矣
有斯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
之中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
儻不遺惠我思無疆

敬題濂溪先生書堂 干越柴中行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春陵至留

居廬阜間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環希聖
誠何事懷哉伊與顏

出城三四里矯首愜遐觀頗覺市聲絕
從天宇寬康山書凡淨湓浦硯泓寒一編
愛蓮說塵埃百不干

濂溪隱齋

任太中

溪遶門流出翠岑主人庶不讓溪深若教
變作崇朝雨天下貪夫洗去心

送求侔周茂叔還居濂溪 前人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寄南州
不及秋來鴈直到瀟湘水盡頭

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 前人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長綠水
泛蓮天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濂溪謁周虞部

成都李大臨

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間我亦
忘機淡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關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千載斯文儻可求暮春春服共行遊向人
魚鳥都和樂滿眼溪山只麼幽

濂溪識行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
霽月依然在昔與人間較盛衰

濂溪雜詠

當年太極揭為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
互根誰是主試於靜處下工夫

濯纓潭上小相羊手把通書四十一章除却
誠通與誠復更無一事可商量

愛蓮詩

朱熹

聞道移根玉井傍悶花十丈是尋常月明
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同周敦頤國博遊馬祖山 趙抃

曉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棹復登高虎頭
城裏人煙濶馬祖巖前氣象豪下指正聲
調玉軫放懷雄辯起雲濤駘鑣歸去尤清
樂數里松風聳骨毫

贈周茂叔

何平仲

及物人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
大易知幽蹟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
元有節冰壺此外更無情幾年天下聞名
又今日逢君眼倍明

謁濂溪祠

東莞王縝

自從洙泗分支遠便到濂溪接派流欲向
眼前尋樂處直於山頂看源頭一川風月
四面庭除草自幽今日辭香祠

拜斯文天地共悠悠

謁濂溪祠

潯陽王汝賓

濂溪去後圖書在天啓斯文續正傳溪水
有靈還泣墨山峯如待獨名蓮古祠自奠
郊原外精爽猶存草色前千古人來裡瘞
玉徘徊溪上月光圓

謁濂溪墓

上海陸深

元公祠墓碧溪深
故里新阡一迳陰世有
圖書傳正學天將風月寄徽音山中佳氣

爲晴雨草際浮光
抱高山無起望洋

題濂溪交

益城柳邦傑

瑤草堦前翠色舒
時春意益吾廬
咲渠
蹊徑多茅塞也
先生不剪除

刻濂溪集後跋

刻濂溪集者何重道教也蓋道在天地間
因而脩之以立教者聖賢也是後天地而
生者不可無孔孟後孔子而生者不可無
周子周子道之寄也圖書道之會也其歷
代之追尊崇道也儒先之論贊羽翼乎道

也故曰人能弘道然則編是集者周子世
係倫也正之者麗博左子序也刻之者麗
貳黃子敏才也跋之者新寧林山是歲乙
未秋七月戊辰也





